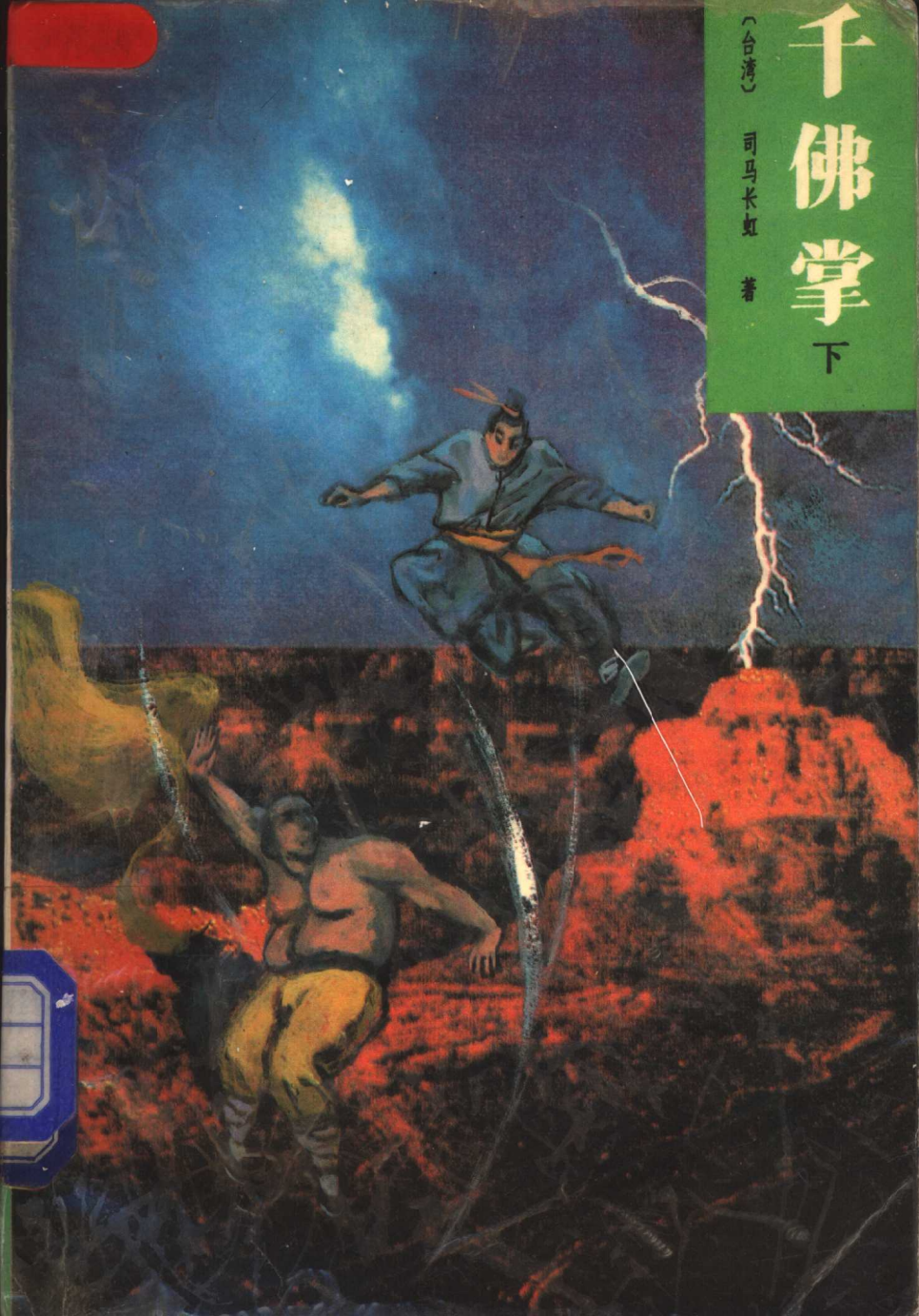


千佛掌 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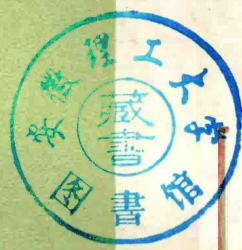
(台湾)

司马长虹

著



124.8
2.85-C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佛掌
下

著

BC12/18

十二

蝙蝠散人非但得知“东海国”统一了所有十一郡，更了解史根之死，但他怎会坐视不管呢？

这有两点因素，不得过问，亦无法过问。

一是应付严嵩这方面倒是谈不上大困难，他可推说，突袭“无我禅院”时，未见无我师太，自然更看不到严世藩了。

一是本怀着“无我禅院”之行，必操胜券，怎会料到半截腰出现死对头颠僧呢？（详前文）

是以造成他个基本观念，不除掉颠僧，坐无宁日，为了有绝对把握，除了远赴“天山”找到最好助手“天山老怪”，蒙其概允，必要时可助之一臂之力。

同时屏退左右，辟室入关。勤修“千幻隐形术”和“搜魂指”，在他认为即可立于不败之地，再去趟天山请来功力不逊于自己的“天山老怪”，何愁“颠僧”不灭，武林不马首是瞻呢？

但当他功力练到相当火候时，破关而出，立即召来弟子严化，并命他速往“崆峒岛”坐镇，此举蝙蝠散人另有用意。用意是控制住严化，就可使奸相暂时不致翻脸。

因为他早已察觉严嵩对他再也不信任，这与蝙蝠散人之掌握武林，“东”“西”二厂大有妨碍。

哪里料到严化甫至“崆峒岛”，也是无我师太等人发动时刻呢？

无我师太等一行五人，当然是梅傲霜、上官云、何山壮、银屏郡主了。

惟不仅是五位武林高手，另外还包括银屏郡主训练的近百名巡海罗刹，银屏郡主用的是以巡海罗刹对岛上之巡海罗刹，以毒攻毒，倘同类不相残，甚而倒戈相向，岂不减少很多麻烦？

一行百余人，同乘一艘海船，约“午”时光景，将抵达“崆峒岛”北岸，蓦地天上飞来数十只“食血蝙蝠”，血口吐浓烟，迎面袭来。

无我师太道：“傲霜大妹子，这么大的蝙蝠，贫尼还是平生仅见，至于已死的‘蝙蝠王’更不知要大多少？”

“这种丑恶又专吸人血东西，不诛之岂有天理？”

“听银屏郡主说，计有五百余只，倘一起来到，真是防不胜防。”

说着望了银屏郡主一眼。

银屏郡主道：“这五百来只蝙蝠，晚辈可以造成它等自相残杀，不过会促成八大弟子提前布置。”

何山壮道：“贤妹！怎的可能呢？”

“山壮哥！因为歹徒见蝙蝠未及时归来，必定提高警觉，再说还有了望哨。”

“不要考虑那么多了，既然免不了一场大战，杀一只算一只。”

“就依山壮之见。”

说着，银屏郡主撮口一啸，声拔云霄，这是蝙蝠散人传给她指挥蝙蝠信号。

果然那千扁毛畜牲，相互残杀起来。

你逐我追，浓烟密布，血雨腥风，怪叫频传，这该是场空前绝后蝙蝠大战了。

打斗约一刻钟，可说两败俱伤，生还者无几。

此时之蝙蝠散人嫡传八大弟子与刚到不久的奸相私生子严化，已得知巡逻蝙蝠受到不知何方来的强敌所伤，八大弟子中的大弟子道：“恩师早有安排，请各位提出具体意见。”

接着又道：“一是命食血蝙蝠倾巢而出，一是速摆‘一气混元功’阵法，从速准备，至于严小王爷，可率同三百名巡海罗刹，先挡敌人一阵。”

其他七弟子无话可说，可是严化深感自己是前来坐镇，反而变成开路先锋，乃道：“本小王还有意见。”

大弟子道：“有意见就快说。”

语气甚为不善。

严化忍口气道：“本小王意见有二：一是未弄清敌人如何伤了‘食血蝙蝠’之前，决不可倾巢而出。二是率领巡海罗刹阻敌，希望另选高人。”

一声冷笑，大弟子道：“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尔敢违背本座命令，将以极刑处死。”

“可别忘了严某人身份？”严化语不直，气不壮了。

大弟子断喝道：“敢违背恩师蝙蝠散人命令是吗？”

“笑话！蝙蝠散人是命本小王——也是‘东’‘西’二厂总提调前来坐镇的。”

“放肆！恩师确然有令，但却是将你先监禁起来，如非

念及同门关系，早就加以料理了，听着！如果再敢说个‘不’字，即命令蝙蝠先将你血吸干，肉吃光，然后弃之山野。”

严化忖知非众人之敌，只好表面应承，私下里已决定，动乱之际趁机开溜，尔后再找八大弟子，还有蝙蝠散人算帐。

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连老子严嵩，同样的上了大当。

他果然率同巡海罗刹阻敌了，态度上是那样的恭谨从事，这小子心胸也不小……。

有一大批的“食血蝙蝠”风驰电掣般攻来。

但此时无我师太等人，已登上北岸，仍由银屏郡主之啸音，破坏了蝙蝠攻势，而且和方才一样，制造起蝙蝠相互拼杀，然而腥风中，没有头脑，谈不上是人的“食血蝙蝠”，遭受了同类——蝙蝠，同一命运。

刹那间蝙蝠构成的腥风骇云，转变成天朗气清，此时恰好“午”时，那干死去蝙蝠连午餐也省掉了。

何山壮跃身而起，疾如电火，原来他发现严化已然逃走。

仇人之子，世间败类，何山壮怎可能放掉禽兽不如祸害，施出一掌“霹雳掌”，血肉横飞，连个碎骨头渣也找不到了。

从此巡海罗刹对巡海罗刹也有了结果，敢情能通语言，化干戈为玉帛了。从此很少提严家事，因为严嵩、严世藩父子，均都遭受果报。

由银屏郡主前导，直捣巢穴——八大弟子指挥中心。

一广场上，八大弟子列阵以待，还有些等而下之助手，虚张声势不值一提。

银屏郡主忽然环顾左右，叫道：“前辈们！小心毒气。”

八个人各从掌心内冒起一股黄烟，黄烟过空气转变成紫

黑色，腥臭难闻，触鼻欲晕，何山壮吃过金牙婆毒针苦头，急忙运用护身罡气，保住自己，无我师太等人，也运出护身罡气相抗衡。

银屏郡主忙道：“山壮哥使用三昧真火，消灭这干败类。”

何山壮未待银屏郡主话落，丹田叫劲，三昧真火应念而生，随掌发出。

一团黄澄澄火光——其实是何山壮真气，当和对方紫黑色毒雾相遇，“嗤嗤”怪响，立将八大弟子毒气化成五光十色烟云，顷刻光景，化为乌有。

可是八大弟子不见了。

何山壮认为又是“遁形术”作怪，但八大弟子又然出现了，只是方位不同，改变成直线形的一字长蛇阵。

他等各以掌心贴住后背，为首大弟子居先，一只毛手顷刻暴涨好几倍，何山壮忖知此必然是一人出掌，合八人之力的“混元一气功”了。

未料到银屏郡主银剑一抖，竟然抢先攻了过去。

银剑泛起万点银星，煞为壮观，可是蝙蝠散人大弟子，合八人之力，掌已发出。

那掌力威猛至极，掌颚先破除了银屏郡主剑幕，唯大弟子掌势未断，但见一股掌颚，挟着刺耳风啸，堪已抵达银屏郡主前胸。

银屏郡主似已现出萎缩之态，看样子无法以真力阻挡，蓦地一声雷鸣，何山壮出手了。

他拿掐的很稳，不但波及不到银屏郡主，且把敌人掌势从中切断。

见银屏郡主并未受伤，何山壮这才与八大弟子动起手来。

饶何山壮“霹雳掌”足可将座小山震翻，可是八人合力拼战，也难分上下。

银屏郡主以传音功夫，道：“山壮哥！迭发掌力，不得中斷，否则歹徒们又可利用‘遁形术’逃之夭夭了。”

何山壮果然运出“太乙神功”，一口气迭攻发出数掌。

掌风凝结起的音爆，就连无我师太也掩耳不及。

可是八大弟子却被音爆之声，震得各个口血如喷，倒地身亡。

这种以一人消灭八大高手战事，很快的告于结束，至于那干地位不高助手，何山壮心存忠厚，任其逃走，可是银屏郡主却含怒道：“把他们放走，可得小心通知蝙蝠散人呀！”

何山壮豪气干云道：“反正早晚免不掉一战，愚兄倒希望当下就和魔头比个高下。”

梅傲霜道：“壮哉斯言，但桃花绽放，三月季节，你不找他，蝙蝠散人同样的找你。”

上官云道：“山壮！别忘了三月梢头赶返‘无我禅院’。”

“小婿遵命。”

无我师太道：“还不陪着银屏郡主转回‘东海国’，代表贫尼等，慰劳一下巾幗吗？说真格的，此次顺利成功，银屏郡主可说居功最大，你们先走吧！”

银屏郡主道：“前辈过奖，其实小女子心里有数，如果前辈也愿插手，区区的八名歹徒，恐怕早已魂飞魄散了。”

无我师太不知为何怜惜的望了她一眼，又催着两人乘原船即刻回“东海国”。

她为什么怜惜的望她一眼呢？

又为何急着催他们回去呢？

何山壮看得雪清，一种不良的阴影，更形加重，难道未卜先知的师太，暗示自己心理上要有准备，征候莫非应在银屏郡主身上？

不然，岳母大人梅傲霜，以及岳父大人一再提醒我好好体贴她，助她办亘切事务，还说与断臂人——鸠田多接近呢？

想尽管如此想，当与银屏郡主踏上归途时，银屏郡主的巧笑倩兮，也就逐渐淡忘了。

风平浪静的海面，在东海外域说，甚为难得，水鸥在天上翱翔，趁着黄昏的太阳，水面上飞来飞去，蔚为奇景，两人依偎客舱，银屏郡主道：“看！落霞与各类鸟儿齐飞，这大自然美景，真令小妹心胸开朗，喜上加喜。”

“喜上加喜？”

“是呀！扫平贼巢，又毫不费力捉来些巡海罗刹，不是喜上加喜，难道还是忧上加忧。”

“忧上加忧？”

“山壮哥也联想到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’吧？”

“不错！清朗的天空好像要下雨了。”

说着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惟雨势来的快，去的疾，一轮明月照碧波，天是晴了，惟已交更了。

“东海国”距“崆峒岛”水程约一天一夜，加上一场战斗，何山壮，银屏郡主返回目的地，已是第四日拂晓了。

尚未步入王宫，遥遥听到钟声。

何山壮道：“钟声好凄凉呀！”

银屏郡主没有吭声，她再默数着一遍又一遍的钟声连敲次数，旋而放声大哭。

“怎么啦？”何山壮大感不解。

“是……是父王的丧钟。”

“你是说山太郎郡王归天了？”

“是啊！想不到仅是三日之别，父王竟然永别人间。”

“贤妹请节哀顺变。”

“需要料理之事甚多，小妹会克制住自己，山哥可要率同巡海罗刹，安置个地方，我俩再行见面。”

银屏郡主急如星火，去了王宫。

当安置好巡海罗刹，天已大亮，何山壮乃赶往王宫，一路行来，真可说“满城挂孝，全郡举哀”，显见待民宽厚的山太郎郡王与世长辞，引起大众如何感伤了。

与银屏郡主见面时，她已满身挂孝，匍匐于山太郎尸体前不胜哀楚，左右也跪倒了一片，都是郡中官员，何山壮认识的只有断臂人鸠田，他正嚎啕大哭哩！

入殓出殡，大殓，何山壮与鸠田商量着进行，整整忙了半个月，总算郡王丧事告于段落。

惟何山壮却发现银屏郡主较之往日更镇定，更冷静，不失为大将风范。

又一夜，银屏郡主至宾馆前来共宿，他已经近一个月没有枕边细语，秉烛倾谈了。

就枕后，银屏郡主道：“山哥！小妹在万众期待下，继承王位。”

“恭喜你了，此谓巾幗不让须眉。”

“可是不能一同去中原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下各阶层民众联袂归来，第一郡已较过去任何时期繁华兴盛，同时也得为郡中大事，亲加料理，所以……。”

“怎样呢？”

“所以山哥一旦离去，将成永别。”

“别说丧气语，退一万步想，起码愚兄也会看你呀？”

“那是尔后的事了。”

“尔后与现在并无太大区别。”

“不谈这些了，摸摸人家肚子好吗？”

“似乎更涨大了。”

“你的孩子还在肚子里打筋斗哩！”

“真……真辛苦贤妹了。”

“其实，生孩子，虽是牵肠挂肚事，人家反而愈来愈高兴哩！”

“还有几个月生产？”

“现已近五个月，你说还要多久呢？”

何山壮紧紧抱着她，耳鬓厮磨，并未言语，银屏郡主点点头享受着柔情蜜意，可是何山壮一算时间，上官月方是临盆之期。

憧憬中，似乎看到上官月哀怨眼神，当然是恨自己迟迟未归，但她却生了个胖小子。

从而推想到倪楞子由患难而结为连理的如如，她双生的一男一女，早该牙牙学语了。

一时感慨万千，一时触景伤情，如非银屏郡主一句话打断了他的幻想，还不知发呆至何时？

银屏郡主道：“谈些正经事吧！”

“正经事？”

“孩子一旦出世，总得留些纪念物吧？”

“临来匆匆，身无长物，怎会想到这件事？”

“你有现成的。”

“只要说的出，当然应该留下。”

“‘太乙神功’岂不是现成的？只要传给我，小妹再传授给未来孩子，岂不是现成的？”

“不行！‘太乙神功’日后要走刚毅路子，女人是不大适合的，看来只有等待未来吧？”

银屏郡主不胜凄然，就差些泪水流下。

何山壮连忙道：“愚兄倒有个变通办法，你既承蒙无我师太等各位前辈成全，下嫁于我，已算半个‘峨媚派’人，那就传‘峨媚绝技’‘二十四桥明夜月’吧！”

银屏郡主化忧为喜，道：“是不是一种剑法？”

“不错！乃是祖师爷颠僧，根据‘三绝密书’，再加独创心得，演练而成，端的堪称剑法中一绝，任何帮派难予比拟。”

“太好了！正巧小妹有祖传银剑——又名‘亮银剑’不是相得益彰吗？说实在的，打算多久方能习得这套剑法？”

“一个月内必需完成，因为一个月后，愚兄必得转回‘无我禅院’。”

银屏郡主又默然了，一月后一别，可能今生今世，难再见面了。

何山壮何尝不如此，从无我师太，岳父上官云暗示，不是明白指出，再相逢根本无望吧？

两人再未说话，何山壮抚摸着银屏郡主大肚皮，不觉进入梦乡。

自兹开始，何山壮全心教银屏郡主剑法，银屏郡主聪颖过人，未到月满，已练到“人剑合一”意境。。

可是骊歌在唱，别离终需别离，一月满期了，何山壮行

前还特别走访下断臂人鸠田。

下面是两人重要对话：

“何少侠！明日一别，何时重晤，都是不可预期之事，俺鸠田感怀知遇，有几句心腹话要当面奉告。”

“谢谢鸠田先生另眼相看，晚辈恭聆教言。”

“要知‘东海国’之人，不分大小，都带有扩充实力，侵略他人天性，所以请少侠日后，多注意此事。”

“日后？”

“是呀！因为在当前，起码第一郡羽毛未丰，又有郡主当政，当然不可能，而且绝对不可能，但下一代可就很难说了。”

何山壮心中怦然一震，下一代？莫非应在自己儿子身上？

两人又说了些家常话，也就在互道珍重声中分手了。

“人生最悲别离苦，以后重逢无了期。”

银屏郡主率同全郡军民，泪眼婆娑的，一直望到何山壮登船，船影消失，方闷闷不乐的转回王宫……。

走笔回锋，要交代下众人诅咒的蝙蝠散人了，功夫练成，出关那天，适巧“崆峒岛”漏网之鱼小角色赶来求见。

当说明“崆峒岛”因银屏郡主得到无我师太等人以及何山壮相助，全岛毁于一旦，蝙蝠散人一掌先把报信人劈死。

何以故？密室召见，仍耽心消息外漏，杀以灭口。

另外还有个原因，自迭次遭受欺骗，蝙蝠散人将他视为性命的“先天易数”弃而不用，敢情他已对此绝学，缺乏信心，视同废物，当下因“崆峒岛”基地之变，他又要重占“先天易数”了。

梵香膜拜，诚惶诚恐，非但使他推算出“崆峒岛”之失与报信者之说无异，更难得的，莫过于颠僧早已魂归道山，而未来心腹之患，仅是何山壮后生晚辈一人。

为了只许成功，不准失败，操必胜把握，蝙蝠散人去了趟天山。

天山位于新疆边界，于天同齐得名，常年云深锁雾，白雪皑皑，是块险地，也是块胜地。

蝙蝠散人饶是功力奇绝，到达山巅，已是两个月后的事了。

虽属盛夏，天山仍然是朔风怒吼，冰天雪地，但此粉雕玉琢般琉璃世界，却别饶情趣，可是蝙蝠散人却无心赏玩，主要目的是找“天山老怪”，商谈突袭“无我禅院”大事。

飞行之间，蝙蝠散人发现一“冰屋”，那正是天山老怪所住之处。

所不同的，方位有所变动，难道冰作的房子也会搬家？

不错！天山老怪，名字怪，住的冰屋也怪，确然能够移动。

这种冰屋，合各类兽毛制成，下有滑板，虽移动，不会有任何伤损，尤其冰屋之大，有十数房间，更有女人，浴室设备，更是巧夺天工。

蝙蝠散人端祥良久，认为不致有误，乃扬声喊道：“老怪兄！故人蝙蝠散人专程造访。”

余音绕山九匝，显见他以内家功力呼出，此举他是有用意的，基于深知对方怪癖，你如果不显露下水准以上功力，他是不屑一顾的，尽管蝙蝠散人五十年前即与之订交，惟缺少来往，却是老怪习性了若指掌。

蓦见两个白忽忽东西，闪电般扑到眼前，这时方看清是一双雪人，因为全身与地形无太大分别，勿怪蝙蝠散人一时间没弄清楚。

他上次和天山老怪见面时，曾看过这类雪人，据天山老怪说，此怪物乃雪人与兽交所产生之物，但他却称之为“雪奴”，概因此物可以驱使，比比皆是。

“雪奴”出现，有理无理先攻出两掌。

掌风非常寒酷，几可令人冻僵，连蝙蝠散人也不敢十分大意，于是他工了“遁形术”——由于遁形术习练的更上一层楼，过去有本事可幻化成一人变三人，但现下却能一人幻化成虚实者十人以上。

所以然者，他耽心伤了天山老怪宠物——“雪奴”，全以身法游斗，当求人之际，免伤和气。

两雪奴见击不到蝙蝠散人，一时凶性大发，猛伸怪掌——白森森毛手，胡乱的各攻两掌，虽然打不中，但蝙蝠散人却也暗吃一惊，虽说他有十数幻影，有实有虚，毕竟有一个是真实的，若是被两人共计四掌击中，倒也吃亏不说，因为两人畜难分怪物，掌风余飏，竟把千吨积雪，震落像银珠一般倾筐而下，而震波影响，山为之动，地为之摇，轰隆之声震耳，威势岂同等闲？

蝙蝠散人只好减低功力，反击——“搜魂指”——指罡足可捣隙攻瑕，破风壁，顿使二雪奴被反震的怪吼连天，那吼叫声音，宛似狼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如非蝙蝠散人拿捏的准，两怪物非受伤不可，此时一声长啸，气贯寰宇，蝙蝠散人已知天山老怪出现，他急退数步，是顾虑未受伤雪奴，再乱发怪掌——没招势掌法也。

一阵轻柔雪风，带来了天山老怪。

天山老怪是个瘦骨嶙峋老人，可是长像凶恶，面部长了无可胜计毒瘤，寒风刺骨里，着短裤头，仅穿汗衫，可说人怪服装更怪了。

“老怪兄！又见面了。”

“阁下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请先到俺老怪室暖如春的温室一谈。”

“正要奉教。”

两人携手很亲热并进，表面看来确然像对老友。

双双到冰屋暖室——暖室也是密室，无人打扰，而且设备豪华。

旧话重提，蝙蝠散人先把来意说明，话中特别强调一点，何山壮青出于蓝，如果不及时消灭，非但是他本身终生大患，连天山老怪也照样吃不消。

他在故意挑拨了。

天山老怪道：“对付个胎毛未退小娃儿，何足挂齿，我看这样好了，老夫五十年前曾到过一次中原，虽然弄得血雨腥风，可是未遇敌手，因而觉得甚是无聊，今又是五十年了，不知中原武林各门各派，究竟又何长进，即或你不说，老夫也要会会这干自命高手之辈，现在由你作向导，让老夫再展雄风如何？”

“这么说是答应了？”

“一方面为了你，一方面也为了我，当然是暂充马前先行，任君安排。”

蝙蝠散人没想到怪人，怪脾气竟如此爽快，当头一揖道：“现在就可血洗‘祝融峰’的‘衡山派’！”

“别忙！老夫还有点小事需要商量。”

蝙蝠散人暗自叫了声苦，原来天山老怪另有条件。

惟语气间仍极慷慨：“老大哥！小弟为人吾兄并非不清楚，只要说的出，一定做的到，敢问有何事差遣？”

求人之际，蝙蝠散人不得不投其所嗜了。

“快人快语诚多年老友也。”天山老怪咯咯笑道：“其实兄弟只有个芝麻大小请求，因见你‘遁形术’一人可当十人用，如果传给老夫，则凭老夫所学，岂不一化成百人，益发天下无敌吗？”

蝙蝠散人心说：“老狗如此贪心，倘他学得‘千幻遁形术’，还有本散人地位吗？”

但他虚幌一招，道：“没问题，但当前强敌为先，只要除掉何山壮等人，兄弟甘心更将‘搜魂指’一并相送。”

天山老怪道：“所谓‘人心不足蛇吞象’，老夫一向莫为已甚，至于‘遁形术’能像吾兄境界，愿望足矣，至于‘搜魂指’确不敢过于强求，否则……。”

“否则怎样？”

“四个字‘不去中原’。”

摊牌的话，终于道出，蝙蝠散人权衡轻重，只有答应一途，但他也存有私心，传授时藏奸了。

双方似乎要变脸，但在当下却和好如初，于是山中难言岁月，晃眼就是两月，若在平时说该是“五月榴花红似火”季节了。

这天，天山老怪“千幻遁形术”已练至超过蝙蝠散人许多，惟他是在蝙蝠散人并未倾囊相授情况下修练的，自己达成目的，只是蝙蝠散人还是满脑子的浆糊——不大清楚罢了。